联合国 S/PV.5075 (Resumption 1)



#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五〇七五次会议

2004年11月11日星期四下午3时30分举行
纽约

| | | |
|---|---|---|
| 主席： | 丹福思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
| 成员： | 阿尔及利亚 | 本迈希迪先生 |
| | 安哥拉 |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
| | 贝宁 | 津苏先生 |
| | 巴西 | 莫里坦先生 |
| | 智利 | 多诺索先生 |
| | 中国 | 张义山先生 |
| | 法国 | 杜克洛先生 |
| | 德国 | 特劳特魏因先生 |
| | 巴基斯坦 | 哈立德先生 |
| | 菲律宾 | 卡托先生 |
| | 罗马尼亚 | 莫措克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科努津先生 |
| | 西班牙 | 亚涅斯·巴尔努埃沃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汤姆森先生 |

## 议程项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04年10月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4/807）



04-60363 (C)



下午 3 时 4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安理会先前协商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先生阁下参加讨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北约秘书长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在本次续会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先生阁下的介绍。我现在请北约秘书长发言。

夏侯雅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来到纽约，并荣幸地应邀在今天下午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涉及北约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联合国的支持问题，但我首先要就我们各自组织谈几点看法。

北约是 26 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它们是由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共同防御的承诺维系在一起的。过去十年来，北约各国扩大了联合行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改变了这些行动和活动的性质，但与此同时，当然没有忘记我们的核心任务，也即集体防御。

每次行动都要求各盟国作出政治决定，派遣它们的青年男女投入可能很危险的任务。在采取这一严肃步骤之前，盟国之间都要进行深入协商。面对一系列新的战略挑战，联盟决定走出本地区，在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有影响的若干地区建立稳定。

在这种动荡的战略局势中，联合国也面临活动和任务激增的情况。因此，具有不同角色的北约组织和联合国都看到合作的范围有了扩大，特别是和平行动方面的合作范围在扩大，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让我不得不再提到波黑，因为联盟的过渡实际上是从巴尔干开始的。波黑特派团是在同联合国密切合作、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开展的。走出巴尔干“地区以外”的决定对联盟来说是一历史性决定。这是北约组织第一个维和行动。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代表了联合国北约组织合作的诞生。

1992 年以来，北约组织为联合国在巴尔干提供了不断的支助。1995 年，在联合国授权下向波黑部署了大约 65 000 名士兵以执行《代顿和平行动》的军事方面。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合作导致出现了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建立了国家机构，人权得到了尊重，国家开始走上了融入欧洲-大西洋和欧洲结构的道路。

今天，只有 7 000 名士兵还留在波黑，清楚的说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进展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也同卡尔·比尔特到阿什当勋爵等历任波黑高级代表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工作分不开。

由于我们在波黑的共同努力，北约组织在波黑对联合国提供的支助被视为可应用于其他紧迫危机的一种样板。这一样板涉及同包括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内的其他主要国际行动者的密切合作。

北约组织以其国际合作努力对消除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危机作出了贡献，为在《奥赫里德框架协定》的框架内实现持久政治解决铺平了道路。自 1999 年以来，根据联合国的授权，北约组织参与了稳定科索沃局势的工作。上个月，北约组织领导的部队为科索沃的议会选举提供了安全保护。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之间在地面上的良好合作，对于科索沃省的稳定仍然极其重要。联合国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所伦·詹森-彼得森昨天在北约组织北大西洋理事会上发言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仍需继续工作，应在整个地区继续开展更协调的国际努力。但鉴于波黑安全情况的改善，现在是结束稳定部队使命的时候了。正如安理会今天上午从阿什当勋爵那里听到的，北约组织目前正在开展准备将维和责任在下个月移交给欧洲联盟的工作。因此，我期待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授权责任的移交。但这并不是说北约组织对该国的长期承诺有所改变。

北约组织将在该国保持军事存在，并已在萨拉热窝建立了新的总部，将为防务改革提供意见，并继续参与将受指控战争罪犯提交法办。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合作，是北约组织和波黑关系取得新进展的重要前提。我要再次强调今天上午阿什当勋爵在这方面就斯普斯卡共和国的立场所说的话。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合作，对于同北约组织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这首先应从加入争取和平伙伴关系方案做起。

随着稳定部队特派团即将结束，现在是审查所取得的各种进展的时候了。我谨提请注意以下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是要估计到会有外溢。正如我们在巴尔干看到的，在一个国家不成功的时候，它不仅仅威胁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且还影响地区以外的安全和稳定。这并不是说北约组织所有情况下都要介入。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长远来说，无动于衷很可能要比及时介入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次，波黑的成功清楚说明了国际机构补充和加强了各自的努力。采取让不同国际组织的相对力量都介入的全局做法至关重要。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卷入也是非常有益的。北约组织从很多非北约组织国家参与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惠益。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通过政治对话确定明确的最终结局的必要性以及下定决心确保让特派团实现最终结局的必要性。对于政治合法性、对长远而言公众的持续支持和政治上的可靠性，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些加上强有力的军事能力，就是北约组织在波黑取得成功的要素。但我认为，这些也是北约组织在其他行动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北约组织目前根据联合国的授权在阿富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约组织领导着将近 1 万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并正在逐步地扩大在整个阿富汗的存在。上个月，北约组织帮助联合国支持了阿富汗政府的努力，为总统选举提供了安全保障，并为选举进程提供了直接的支助。因此，北约组织也会继续履行自己的承诺。

在伊拉克，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6（2004）号决议，并在伊拉克临时政府的具体请求下，北约组织为培训和装备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了援助。我们正在大大加强这方面的援助。

我很了解欧洲联盟在这两个国家的参与让某些人说北约组织正在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这绝对是错误的。但欧洲联盟的安全利益受到了这些国家情况的影响，因此，北约组织帮助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两个国家从事的努力，这是合乎逻辑的。

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每个国际机构都有贡献可作，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国际机构的特殊专长。至于北约组织的支助，我想重点说说这方面的若干好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要强调北约组织作为进行政治对话和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框架的作用。北约组织是 26 个主权和民主国家的联盟，安全问题上的多边做法将欧洲与北美联结在一起。但北约组织也是帮助其他国家参加的一种框架。

在北约组织领导的波黑行动中，北约组织的伙伴的贡献以及其他国家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全面来说，所有五大洲 20 个非北约组织国家都派了兵，在北约组织的指挥下同北约组织部队肩并肩地进行了有成效的服务。这一行动框架经受了试验和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北约组织也有通过严肃的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能力支持其政治决定的独特能力。这一能力是灵活的，十分适应对其提出的各种要求。它包括通过各类活动培训可能被要求执行维持和平责任的部队和向其提供咨询，这些活动有参加北约领导的演习、行动间配合问题的咨询和分享理论和文件等。

它还包括行动计划，内容包括相关的部队组建、战略调动和后勤支助。当然，它还包括在其他地点供

应不足的大量军事资产——陆海空。这些资产包括作战和冲突后重建能力的必要组合，以及可部署的适当指挥内容，以便确保最大程度的行动效力。它们现在还包括诸如北约反应部队等高度戒备单位。

最后，我愿强调北约已经证实的坚持到底的决心。我们 12 年来致力于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实证明了我们有决心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期维持我们的行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为成功地证实了联合国和北约共同为和平与稳定努力的效力和潜力。我们在我们两个组织之间发展了有效的行动关系，我们还为其他行动确定了我们的合作模式。

北约各国深深致力于联合国。在创建北约的华盛顿条约中，各盟国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信念，并且他们承认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在实地，北约自从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初派出维持和平特派团以来已经扩大其对联合国支持的范围。我们的支持现在包括在其他战区的特派团和在例如打击恐怖主义等共同挑战问题上的积极合作。联盟已经对联合国的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北约各国一贯愿意考虑要求提供支持的进一步请求，并且我完全希望并相信这种合作将继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北约秘书长的发言。

阿什当勋爵一会儿就回来，他在同安南秘书长会晤。我原来计划此时要他作进一步评论或回答问题。他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可能会请秘书长评论波斯尼亚防御改革的现状。我的理解是，这将是北约目前的职责。我在想他如何看待此时局面，如果他能够面对他的水晶球，他如何看待未来。

德霍普·舍费尔先生（*以英语发言*）：北约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持我们称之为剩余的存在。北约将在萨拉热窝设有总部，完成主席先生你刚才表示的任务，即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共同继续就防御改革问题努力。我认为我可以说，在防御改革问题上取得了许多进展。另一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这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观点——北约由于其经历而处于独特位置，得以继续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协商，并就防御重组和防御改革进程提供良好意见。

除了这一职责外，鉴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北约当然还将介入保证尽快使受起诉的战犯被送往海牙。当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将同接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职责的欧洲联盟密切协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阿什当勋爵回到安理会。我知道他刚刚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对所提问题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或回答。

阿什当勋爵（*以英语发言*）：我抱歉没有能够更早一些返回安理会。我与秘书长有预约。我向我的同事德霍普•舍费尔表示歉意，因为他发言时我没有在场。我想我应该就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所提的问题向安理会作出一些评论和回答。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本人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各位代表所发表的友好意见。这些意见的确非常值得欢迎，我非常感谢这些友好的话。然而，我认为如果我可以说的话，安哥拉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即这一巨大转变的真正英雄并不是国际社会，尽管我认为我也作出了我们能够感到自豪的许多工作；我们也犯了一些自己的错误，但整体而言我认为我们有权利为维持和平行动而感到自豪。真正的英雄是非同寻常、了不起和勇敢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如果任何人应该得到这些夸奖的话，在我看来似乎应该是他们。

在回答向我提出的问题之前，我是否能够对一些具体发言表示热烈欢迎。罗马尼亚代表作出的允诺是大家都愿意听到的，即他们在考虑增加他们可能能够向欧洲联盟领导的部队提供部队的人数。这是慷慨的表示，我知道我的欧洲联盟部队同事们将非常感激。

如果我可以说的话，我还非常欢迎西班牙代表所说的话，他指出了可行性研究和北约和平协议伙伴关系的特殊重要性。这些的确是吸引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针的磁石。我认为，在适当时机欧洲和北约的框架将提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踏上其征程第二阶段的结构，这一征程并非执行和平，而是过渡。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要热烈欢迎几乎所有代表有关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重要性的发言。不管其价值如何，我认为斯普斯卡共和国内存在着愿意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势力，对此我表示欢迎。如果可以说的话，美国是正确的，主席先生你是正确的，因为你提醒我们这关系到代顿的基本原则，违反代顿原则是因此而酿成的、可证实的最大的失败。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法国代表正确地指出，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只有具体结果才起作用。德国代表在此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我认为他向我们暗示的内容是正确的，即当大家看一看与海牙合作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实际上是有人没有能够履行其个人责任。也是制度性的失败，这是目前正在对警察和防御结构进行的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荷兰代表祝愿我作为欧洲联盟特别代表走运。我的任务是尽力协调欧洲联盟的资产。我不是他们的老板，我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我必须尽力协调这些资产。我感谢他友好地说我走运；我需要这种祝福。它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不同的层面，是我所欢迎的层面，是我认为欧洲在这一进程中起带头作用时很重要的层面，尽管欧洲并不是国际社会在执行和平事务中唯一发挥援助作用的。

我要特别感谢日本代表。日本对执行和平进程的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尽管日本可能和加拿大一道是从这一行动中获益最少的国家，因为它处在世界的另一端。特别是，日本代表对战争罪分庭的支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战争罪分庭的建立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建得好，建得及时。但没有足够的钱能够确保该分庭可以维持到明年年中或第三季度之后。我们确实需要这种实际的援助，以使战争罪分庭实际上开展工作。如果我们建立了战争罪分庭，而且它开始在内部审判战争罪，以减少对海牙的压力，然后它又因为没有充足的资金维持运作而完全失败，丢尽脸面，那将是一场灾难。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最后，这种前景不会即将来临，但对于更长远的未来来说却是如此。

日本对我们已开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的旅游业提供的援助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我看来，我被要求回答三个关键问题。我想，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我保证我们没有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塞族。我可以充满热情地作出这一保证。我实际上认为有证据表明塞族人和斯普斯卡共和国为整个改革进程作出了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任何其他民族更大和更艰难的贡献，而且我总是努力打破常规来承认这一点。斯普斯卡共和国比任何其他民族更难同意改革国防和间接税务局。如果我们现在就站在成功之门外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普斯卡共和国在更广范围内表现出的政治才能和勇气。

但是，正如我相信俄罗斯代表会理解的那样，事实仍然是，眼下在我们和打开那些成功之门之间存在的一个障碍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这方面，塞族为把该国推进到现在所处的阶段作出了这么多贡献，却成为造成仍然处于我们和成功之间的障碍的民族，这在我看来是个悲剧。我可以绝对保证，正如合理要求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将采取一种平衡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说塞族或者斯普斯卡共和国是改革仅有的障碍完全是不实之词。我们有理由克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他民族对改革造成的同样大的障碍。但马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是海牙，对于斯普斯卡共和国而言，这显然要比对任何其它方面更成一个问题。

俄罗斯代表还要求我确保他提及的宪法法院修正案得到颁布。我同意他的观点，即这是一件尚未完成的工作，必须加以解决。但是我能否向他指出，在颁布这些修正案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机构的作用，首先是人权分庭的作用不应受到忽视。如果高级代表包揽一切，而不是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那里的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将破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各个机构。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塞族——争辩说他们在宪法法院修正案下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我将鼓励他们，至少在最初阶段，走上人权分庭，特别是宪法法院，以确保其权利得到体现。我肯定会支持这一过程。但如果我代替法院采取行动，我就是在损害法院。

法国问我，我认为法治和经济应该共同发展还是按序发展。答案是两者必须共同发展。法治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制定了规则，尤其是商业规则和商业法庭，届时经济才会开始增长。在我看来，经济改革和司法改革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它们相辅相成，互相需要。因此，这两条思路几乎一直成为我们奉行的主要思路，需要同时奉行，而不应依次奉行。

最后，联合王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波恩规定的权力和高级代表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姆拉登•伊万尼奇有自己的观点，你们已在前面听到。那是他个人的观点，而且他象往常一样非常直接地提出了这些观点。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这些观点未必是其政府的观点，那是他自己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也许就高级代表的存在和波恩所规定权力而言，观点分歧并不如你们可能想象的那样大。但正如联合王国代表所正确指出的，这对于我不是问题，而是和平执行委员会的问题。不管我们将来为确保改变国际介入的性质而采取什么步骤，无论是高级代表和我的办公室的未来方面，还是波恩所规定权力的未来方面，都首先必须由国际社会来决定，尽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事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要。其次，正如联合王国代表十分正确指出的那样，它们必须根据当地的进展情况加以衡量。联合王国代表指出，正是当地的进展情况使我们能够走向下一阶段——因为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移交充分的主权。

主席先生，我感谢有机会回答这些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仅想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成员感谢阿什当勋爵，还有夏侯雅伯秘书长今天拨冗向安理会作出通报。

下午4时20分散会